

楔子

萬里無雲的晴空下，帶著肅殺之氣又無比堅毅的目光，屏氣凝神的注視著眼前的目標。

向藍天延伸的臂膀，繃起流暢卻剛強的線條，猶如蓄勢待發的弓弩，即將穿越白色球網的限制，擊破對方的陣營。

所有的榮辱成敗，全凝聚在白球如利箭般落下的一刻。

「真是太帥了……」林海堯凝視著海報上的身影，過往的光榮歲月，一幕幕在腦海中浮現。

紛鬧的加油聲、裁判的哨音、六人共享的口號、擊球時的充實聲響、球場上的歡笑與淚水……

「同學，要不要加入排球社？」

充滿活力的聲音自身後傳來，回過神的林海堯，想起自己已經不是站在排球場上的高中排球隊隊員，而是站在公佈欄前發呆的大學新鮮人。

轉頭看向呼喚的來源，對方穿著T恤和運動褲，看起來十足是個運動員，臉上掛著一樣有活力的笑容。

「我們正在招募新的社員喔！有沒有興趣來我們社辦看看？我們的設備算是校內社團中數一數二的！」

排球啊！

腦海浮現的景象越來越清晰，繞著球場重複單調的基本練習，陽光下揮汗如雨的不斷接球、發球、接球……

在人聲鼎沸的比賽當中，看著隊友如衝上雲霄般凌空躍起，將彷彿靜止在空中的白球扣擊在對方陣地，等待哨音響起。

而他，卻只能在一旁注視隊友們歡笑擁抱，分享他們的喜悅。

是的，分享而不是參與。

林海堯露出自嘲的苦笑。「我這樣的身高，也可以打排球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啊！像我也沒有很高，我們社裡也沒幾個高個兒，但是，我們社團組成的排球隊，算是小有名氣喔！你看，像海報裡的這個人，就是我們隊長，很帥吧！他也跟我差不多高啊。」

林海堯再次回頭看向令他讚歎不已的身影，及那雙如獵豹般堅毅的雙眼。

如果有一天，自己也能擁有這樣的眼神，也許，他不會再選擇放棄排球。

「我們是以『快樂打排球』為宗旨的社團，只要你想加入，我們都很歡迎！怎麼樣？要不要跟我到社辦看看？」

要不要再給自己一次機會？

再一次回到令他感動，也令他痛苦的球場？

想起那一天，他最尊敬的教練對他說的話，他的胸口又是一陣刺痛。

我知道你很喜歡打排球，球技也的確不錯，但我想你自己應該知道，你的身高……讓你已經沒有更多的進步空間了……

想起聽完話的當時，內心的錯愕、不堪與難受，他不得不懷疑，難道不會再一次

被遺棄嗎？而他又能再一次承受打擊嗎？

## 第一章

重回球場曾經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，如今，機會再回眼前，他不是應該好好把握住嗎？

但是，他卻因為無法肯定這個機會不會讓他再次嚐到被遺棄的痛苦，而躊躇不前。偏偏，就算他在心中不斷天人交戰著，腳步卻始終跟著身旁鏗而不捨又喋喋不休的聲音。

這時候的兩人，正並肩朝著社團大樓前進。

「我們排球隊真的很強喔！像去年啊……對了，還沒跟你自我介紹咧，我是觀光二的余曜文，不過大家都叫我小開啦！」

「小開？」

看到林海堯疑惑的眼神，余曜文不好意思的搔搔頭。

「因為我家是開飯店的……你咧？」

「林海堯，歷史系一年級。」

「有綽號嗎？我們社裡大都不叫本名。」

「……沒有。」其實是根本不想提起自己的綽號。

從國中開始打排球之後，四周都是跟大樹競高的長人，不管他再怎麼努力，身高仍停留在「號稱 170」。

所以他的綽號永遠都是小不點、小可愛……或是任何「小」開頭的，讓他羞於啟口。

「過兩天才開學，所以學校滿冷清的。你今天怎麼會到學校來？來看看環境嗎？」

「我家住在外縣市，所以提早來佈置新家，順便逛逛校園。」不過連自己的系在哪裡都還不曉得，卻先到社辦報到，這他倒沒想過。

「是喔，讀我們學校的人，大概有九成以上都是外縣市的吧，我也是……啊，這裡就是社團大樓了，我們社辦是裡面靠近室內球場的教室。」

林海堯跟著走進冷氣頗強的社團大樓，校內大部分的社辦，幾乎都集中在這裡。

「我們明天才開始練習，教室裡應該還不會有人來，你可以先看看環境，我拿一些照片給你看，我們有一位很會拍照的社員喔！他是我同學，也是觀光系的……」

在余曜文熱情的介紹下，兩人來到掛著「113」號碼牌的教室前，但大門深鎖。而教室的門上，貼著保麗龍刻製的「Volleyball」字樣，裝飾得還算別緻，下面貼著稀稀疏疏幾張照片，門板殘留照片撕下時的痕跡。

「到了，歡迎來到我們可愛溫馨的社辦！」余曜文帶著笑容拿出鑰匙開門，正準備跨進教室時，卻突然臉色大變的立刻將門掩上。「糟糕！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不知道有沒有吵醒他……」余曜文像個闖禍的孩子般咋咋舌。「我們隊長已經來了，他在裡面睡覺，等一下進去的時候要小聲一點，千萬不要吵醒他。」

看余曜文戰戰兢兢的樣子，林海堯真想跟他說，那我們就走吧！讓他安心的睡。察覺到林海堯的動搖，余曜文趕緊再掛起笑容。

「不用擔心，只要不吵醒他就好，隊長其實人不錯啦！真的。」生怕嚇走得來不易的新血，余曜文先一把抓住林海堯，才小心翼翼地推開門。

開得太強的冷氣迎面襲來，兩人同時打了個哆嗦。

余曜文先從門邊窺視教室內部的情況，馬上鬆了一口氣。「幸好，沒有吵醒他……進來吧。」

兩人蹣手蹣腳地進入教室，寬敞的教室裡散落著球、護具、球網……的確很有運動社團的風格。

教室中央擺置了一張長桌，留著俐落短髮的男生，背對他們趴伏在桌上小憩。

余曜文謹慎地再一次將食指放在唇前，比出「保持安靜」的手勢，以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在林海堯耳邊叮嚀。

「你可以四處走一走，但千萬、千萬、千萬……不要吵醒他喔！我去裡面拿照片，我們到外面去看。」

「喂！」

還來不及說什麼，余曜文已經走進教室內的隔間。

林海堯陷入進退不得的狀況，只能小心翼翼地窺探似乎被余曜文視為猛獸的人。寬闊的肩正隨著平穩的呼吸起伏，他有一雙屬於運動員的修長手臂，擁有陽光見證的健康膚色和肌理分明的線條。

這讓他想起海報上那宛如要探測晴空距離的臂膀。而散發驚人氣勢的雙眸，此刻被覆蓋在濃密的睫毛下，靜靜地沉睡著。

到底，能夠擁有那樣的眼神、那樣手臂的人，會是怎樣的人？

突然間，始終沉靜著的雙眸倏然開啟，迸射出駭人的光芒，如同發現獵物的獵豹般直撲而來。

「你看夠了沒？」

瞬間，林海堯感覺自己就像被盯上的獵物，彷彿在下一刻，就會被撕裂，啃蝕殆盡。

「你是誰啊？怎麼進來的？」

獵豹渾身散發懾人的壓迫感，正一步步朝自己逼近，銳利凶狠的雙眸，已近在咫尺。

「哎呀！老大，你別嚇人，他是我好不容易找來的新社員。」

凍結的氛圍瞬間消散，林海堯從來沒有這麼高興能聽到這聒噪的聲音，立刻朝抱著一堆相簿出現的余曜文投以求救的視線。

「新社員？」

「是啊。」將一本相簿遞給林海堯，余曜文不著痕跡地介入兩人之間。「看起來就像會打球的樣子，是吧？海堯？」

「是有打過……」看到對方熱切的眼神，林海堯也很配合的回答。

「既然老大你在這，就先給你們介紹一下。這是我們老大，哲學四的向峰學長，你可以叫他學長、隊長，或者像我一樣叫他老大，就是不要……」感覺到向峰如芒刺般的目光，余曜文立刻湊到林海堯耳邊，小聲地說：「就是不要直呼他的名

字，他會不高興。」

林海堯禮貌性的對著向峰微笑，但似乎不多話的向峰仍舊不發一語，只是微微牽動一下嘴角示意，不過表情已經溫和許多。

為了化解無言的尷尬，余曜文繼續發揮多話的才能，「這位新社員叫林海堯，是歷史系的新生。」

「有綽號嗎？」

終於又聽到他說話了，可是，一開口竟然是問跟余曜文一樣的問題。

這次，林海堯的回答一樣十分肯定。「沒有。」

「鬼才信！」向峰的語氣充滿了譏諷。「我看一定是叫小不點吧。」

算你狠！

無言以對的林海堯，只能氣呼呼地瞪視向峰，心想這隻猛獸怎麼一點禮貌也沒有。

「老大……」

「看來我們社裡的小不點要換人做嘍！」

無視余曜文哀求的眼光，向峰還是一逕說著不中聽的話，然後伸了個懶腰。

「我要回去了。小不點，自己慢慢玩。」不負責任的丟下炸彈之後，向峰拎起背包走出社辦教室。

狠狠盯住那可惡的背影，林海堯恨不得自己的目光可以把那個傢伙的背後燒出兩個大洞。

察覺到新社員極度不悅，余曜文尷尬得不知所措。

「對不起啊，老大就是這樣，講話很難聽。可是，我想他應該是看你還滿順眼的，才會跟你說這些。」

「什麼？」林海堯覺得腦袋裡有什麼東西正在爆裂，是理智吧，他想。「你是說，這是他示好的方式？」

「嗯……算是啦。」

看余曜文一臉為難的樣子，林海堯心想，這隻野獸的個性也太扭曲了吧。

再想到自己曾經為了這種討厭鬼而感動，並且因此興起再次加入排球隊的念頭，真是令他頭皮發麻。

「你不會因為這樣就不打算來了吧？」眼見他的臉色越來越難看，余曜文越顯緊張。「其實我剛入社的時候也被他嚇到過，因為他除了自我介紹以外，一句話也不跟我說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終於開口跟我說話，結果第一句話是『你知不知道你很吵。』」

「咦？」雖然是實話，可是這也太殘忍了吧。

「那時候我可是傷心了好幾天，不過後來我才知道，老大要是遇到不感興趣的人，是一句話都不肯跟對方說的，直到他確定你是一個能夠來往的人才會開口，不過話都不怎麼中聽就是了……」

話雖如此，林海堯還是覺得心裡很不舒服。

難道他講話就不能圓融一點嗎？野獸果真不懂做人處事的道理。

「拜託啦！你明天來參加我們的練習看看嘛，我們社裡還有很多很棒的學長，他

們都很優秀，個性也沒這麼……哎呀，總之，你加入我們以後，一定會覺得很好玩的，我保證。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我會考慮。」禁不住余曜文的請託，林海堯給了模稜兩可的答案。

「你真的要好好考慮喔。」

看到余曜文有點失望的眼神，他心裡確實覺得過意不去，但只要想到是那個沒禮貌的傢伙擔任隊長，又讓他有點退卻。

這時，口袋裡傳出熟悉的音樂聲，應該是熟識的學長打來的，林海堯才猛然想起，他的行李還寄放在學長家。

「對不起，我要先走了，我還要去整理新家。」

「喔，好，明天見嘍。」

「拜！」向余曜文揮揮手，林海堯一邊接聽學長打來的電話，一邊朝大樓門口走去。

是否還會再踏進這裡，他也不確定……

「學長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還要麻煩你幫忙。」

「幹麼這麼客氣啊，我的東西一直沒清完，讓你拖到這麼晚才能搬家，我才不好意思咧。」

氣喘吁吁的兩人，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穿越陰暗的長廊。

「電燈又壞了！這裡什麼都好，就是公共管理上差了些。」

「能住就好啦。」能找到這樣的新住所，林海堯已經覺得很幸運了。

本來正為了抽不到宿舍而心煩，家裡人也擔心他一個人在外找房子，很容易出問題，沒想到，在高中的社團聚會時，才發現有學長也就讀同一所大學，而且這陣子剛好要搬到新家，正因為租期未滿而煩惱。

在種種因緣巧合下，他就順理成章的接收學長本來居住的地方。

聽學長說是與另外一位同校的學生分租，雖有各自的房間，但客廳、浴室和廚房都必須共用。

可是價錢合理，還有個室友互相照應，家人應該也比較放心。

「終於到啦。」

學長掏出口袋中的鑰匙開了門，但室內的燈光已經亮著，看來另一名室友已經先到家了，只是客廳裡不見人影。

「他大概在自己的房間裡吧！等一下再去跟他打聲招呼……你的房間在這裡。」穿過客廳，學長領著林海堯來到他的新房間，打開電燈，房間已收拾乾淨，只剩下一張床、桌椅和櫃子，空間還算寬敞。

「你先整理一下，我去幫你把剩下的行李拿上來。」

「這怎麼好意思。」

「你就別再客氣了，等一下還有得你忙呢。」

「那倒是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嘍。」

好心的學長報以微笑之後離開房間。

林海堯環顧一下空盪盪的新房間，心想若要好好佈置一番，還要花不少工夫。先做了個深呼吸，他拉開其中一個大型行李袋，打算先處理好睡覺的地方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
正當他開始鋪床疊被，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，卻感覺到房門口似乎有人接近。但是，學長的動作應該不會這麼快啊……

這時，門外傳來似曾相識的聲音。

「你怎麼回來啦？我還以為你已經搬出去了。」

林海堯疑惑地抬起頭，卻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人。「咦？！怎麼……」猜出某種可能，他當下在心中痛苦哀嚎著，有種這一切都是陰謀的感覺，一定是上天故意整他！

難道這個傢伙就是他的新室友嗎？會不會只是長得很像的人？

「小不點？怎麼又是你啊？」

不會！因為在這裡會這樣叫他的人，只有這隻不懂禮貌的野獸而已。

「這句話是我要說的吧！我才想問你怎麼會在這裡。」

「這裡是我住的地方，我當然會在這裡。」一副瞧不起人的口氣，嘴角還掛著討人厭的微笑。

林海堯惡狠狠地瞪著向峰，真想直接朝那張桀驁不馴的臉上狠揍一拳。

不過，他的氣勢只維持了短暫的幾秒鐘，因為他才稍微將視線從那張討厭的臉往下移，竟發現對方除了腰上圍著的浴巾之外，身上幾乎可以用未著寸縷來形容。一股熱氣直往臉上衝，他漲紅著臉，語調不由得激動起來，「喂！你是暴露狂嗎？幹麼不穿衣服跑來跑去啊。」

「這裡可是我家，我愛穿什麼就穿什麼，不干你的事吧！」

「怎麼會不干我的事？以後我要住在這裡了，你好歹也……」還沒機會說出「該尊重我一下」，只見裸體……不，一條浴巾迅速朝他接近，嚇得他下意識往後退。沒想到，向峰似乎沒有打算理會他抗拒的舉動，眼中反而閃過一抹狡黠，變本加厲地往他面前一站。

尚未完全擦乾，還有些濕漉漉的軀體，閃亮到林海堯不禁產生眼睛會被閃傷的錯覺，只差沒抬手遮住雙眼。

媽呀！別再靠近他了啦！

「夠了沒啊？拜託你也穿點衣服好不好，這樣很難繼續跟你對話。」

「太熱了。」

「啊？」

無法理解這隻野獸到底在說什麼，林海堯詫異地半張著嘴，相較於他的錯愕，向峰仍維持一派的氣定神閒。

「我說，天氣太熱了，所以我不想穿，夠清楚嗎？還有你給我聽好了，這裡也是我的家。」

「你！」林海堯氣鼓鼓地抬眼瞪人，然而一瞥見那依舊閃亮亮的裸體在眼前晃，又立刻受到驚嚇似地低下頭。「隨便你！不過這裡以後就是我的房間，只要你肯

滾回自己的房間，隨你想要裸睡還是裸奔，都請自便。」

他強迫自己以平常心看待這個差勁的室友，裝作若無其事地專注於手邊的整理工作，只不過，不管他多努力嘗試，就是無法順利把手上的衣服摺好。

更麻煩的是，那礙眼的裸體還是在眼前晃動，驅之不去。

「小不點，你這是在摺什麼鬼啊？」

「不要叫我小不點！還有，我不是叫你滾回自己的房間嗎？」為什麼一碰到這隻野獸，他的耐心全都不翼而飛呢？

「可是你一直在摺同一條四角褲，我只是想提醒你而已，還是……你是想摺成豆腐乾？」

「咦？」低頭看見被揉成一團的衣物，林海堯才恍然大悟，難怪怎麼都摺不好。

「小不點，你是怎麼了？好像從剛才開始，就一直……過度緊張。」

透著熱氣的身體湊了過來，林海堯頓時渾身僵直，但向峰仍持續逼近。

「你是沒看過男人的裸體嗎？還是有什麼期待……」

「我並沒有期待好不好！」他失控地發出怒吼，「我只是沒看過有人這麼愛現，連在陌生人面前都這麼愛露！」

「什麼陌生人？嚴格說來，你才是突然闖進別人家的小不點小老鼠吧。」

「你不要一直小、小、小地喊啦！」

「你小聲點好不好，很吵。」向峰不悅地皺起眉頭，狀似不耐煩的掏了掏耳朵。

「總之，你剛才不也說要住在這裡了嗎？你應該就是我的新室友，不算是陌生了，還有，我以為我們會一起打球，難不成……你也被我嚇到準備落跑？」

「什麼？！」原來這個討厭鬼把人逼走是有前科的？更可惡的是不知道檢討就算了，還一副得意揚揚的樣子。

「啊～真不好玩！」向峰誇張地歎口氣。「我還以為你跟那些來看熱鬧的傢伙不一樣，每個人一開始都說多熱愛排球，後來不過練習稍微辛苦一點，最後就全都落荒而逃了。」

不想被當成同一種人，林海堯立即回嘴，「我有說不去打球嗎？我只是想繼續當你是陌生人就好，才不想跟你那麼熟！」

「這可由不得你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

「話不要說一半好不好。」

實在受不了向峰這樣故作神祕的挑釁姿態，林海堯狠狠地瞪著那張討厭的臉，對方卻只是聳聳肩。

「不過，既然你剛才已經把我渾身都『看透了』，就算你不願意，我們現在也已經超越了陌生人的關係，甚至變得比和任何人都熟了。」

「誰、誰把你渾身都看透了啊？！」

林海堯咆哮著站起身來，一看見向峰臉上戲謔的笑容，赫然發覺自己又被耍了，氣得順手將揉成一團的四角褲扔過去。

沒想到向峰的反應比想像中還快，俐落地一閃身，輕易躲過他的攻擊，令人更加氣結。

「我也不想看男人的裸體好嗎？真是噁心，我一定會長針眼。」林海堯故意用力揉著眼睛。

「真是誇張的反應，大驚小怪……」

被向峰冷冷地嘲諷，林海堯再次瞪向不知禮貌為何物的野獸。

他一定要用這麼討人厭的口氣說話嗎？接下來的日子，自己真的必須和這種討厭鬼共處一室嗎？

「咦？你們已經聊起來啦！看來不用幫你們介紹了。」

回到房間的林海堯學長露出滿意的笑容，絲毫沒有察覺兩人之間的煙硝味。

向峰故作大方地先開口，「的確是不用了，因為他是我們排球社的新成員。」

「真的啊？對喔！海堯以前是校隊的，我記得你……你好像是因為忙著準備升學考試，所以才沒繼續打的吧？現在可好啦！你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好好打球啦。」

「是啊……」林海堯勉強擠出的笑容隱含一絲心虛，其實他並非為了升學才放棄排球，而是自知已經到了極限。

當然，學長並沒有察覺他的不對勁，依舊熱絡的替他引薦向峰。

「海堯，學校的事情可以問問阿峰，他已經四年級了，應該可以給你不少意見。阿峰，我學弟就拜託你多照顧嘍！吶，以後要好好相處。」

「嗯。」林海堯心不甘情不願地應了一聲，向峰則是一臉等著好戲上演的表情。學長低頭看了看錶，臉上閃過慌張的神色。「對了，我和女朋友有約，要先走了。」

「學長，今天謝謝你喔，改天請你吃飯。」

「好，等你這一頓啦！再見。」

送走學長之後，林海堯回到房間，目前他非常需要時間來哀歎自己悲慘的命運。沒想到，那張討厭的臉再度出現在他的房門口。

「明天下午兩點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練球，不要遲到。」向峰簡潔的丟下最後一句話，就轉身回到自己的房裡。林海堯呆愣了一下，當他搞清楚向峰話裡的含意時，開始陷入無限的自我厭惡迴圈當中。

一切都源自於自己衝口而出的那句「我有說不去打球嗎？」

「可惡！」把枕頭當成那討厭的臉，林海堯狠狠地搥了幾拳洩憤。「老是瞧不起我，敢叫我小不點？！我就讓你見識見識小不點的厲害！」

他再也不要逃避，再也不要為了無聊的理由放棄排球。

這個討厭鬼只是上天給他的試驗，他一定會掃除這個微不足道的障礙！

## 第二章

沒有一絲贅肉的男性軀體，凝著未乾的透明水珠，正閃爍著誘人的光澤。

抬起屬於運動員特有的結實臂膀，修長的手指撩起落下額際的濕髮，露出充滿野性的雙眼，總帶著挑釁意味的雙唇輕啟。



「小不點，該起床了。」

「哇啊啊啊——」發出動物受傷般的哀鳴後，林海堯幾乎整個人從床上彈起來，即使嚇出一身冷汗，仍抓緊了棉被不斷顫抖。

見鬼了！那是什麼恐怖的夢啊？是不是他之前盯海報盯太久，才會夢見……啊啊啊——別想了！

不敢再回憶夢境，他動作迅速的起床梳洗，慶幸的是，一直到他踏出家門，都沒有跟向峰打照面，避掉可能的尷尬。

雖然早上有個詭異的開始，但他決定忘光光，然後帶著愉快的心情，迎接一天的開始。

準時兩點，林海堯來到 113 教室前，門仍鎖著，敲了門也沒人應。

「我沒記錯時間吧？」之前余曜文提過，社團的練習時間是星期二下午兩點，而向峰也說過同樣的時間。「應該沒這麼剛好都錯吧？還是等一下好了。」

這時，寧靜的走廊響起腳步聲，一個高大的身影朝他走來，遠遠地就抬起手向他打招呼。

「嗨！你就是小開說的新社員嗎？」

「是，我是林海堯，你好。」

「昨天小開打電話給我的時候，聽起來很開心呢！歡迎你加入我們，我是排球社的社長，哲學四的徐匯森。」

雖然是個相當高大的人，但戴著細框眼鏡的臉孔十分斯文優雅，給人溫和、不帶壓迫感的印象，讓林海堯打從心底對他產生好感。

但他還是有個小小的疑惑，這個人自稱是社長，但向峰那個討厭鬼是隊長……通常運動社團的隊長不就是社長嗎？

真是把他搞糊塗了。

「哎呀，對不起！我……我來晚了。」

林海堯的思緒被聒噪的聲音打斷，上氣不接下氣的余曜文，興奮地朝兩人跑來。

「海堯，你真的來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不枉我剛才還去幫你打一副鑰匙。」

「鑰匙？」

「社辦的鑰匙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。」他將鑰匙塞進林海堯手中。「你一看就是喜歡打排球的人，我對你有信心。」

林海堯摸摸自己的臉，他從來不知道，打球還看長相的？面對余曜文對自己沒來由的信心，他只能報以苦笑。

一旁的徐匯森露出親切的微笑，插入兩人的對話。「看來他已經見過我們隊長了，所以對於我的職稱有些疑惑。」

林海堯尷尬的笑一笑，沒想到他的疑問被看出來，而且他和隊長不只見過了，還有著孽緣般的同居關係。

「海堯，我沒跟你說過喔？真是抱歉啊。」余曜文趕緊解釋，「社長負責管理社團，老大負責我們的練習，不衝突啦！而且，老大也沒那個耐心去處理社團的事情……好啦，我們進去再聊。」

余曜文打開門，再度得其門而入的林海堯，感歎自己還是回到這裡來了。

「咦？社長，你知道老大到哪去了嗎？怎麼還沒來？」

「他因為打工耽擱了，剛有打電話跟我說要晚點到。」

「是喔，大家可真慢……」

聽到余曜文嘟囔著，林海堯也不禁在心裡抱怨，昨天那個傢伙還叫他不要遲到，結果都快兩點半了，竟然只有小貓兩、三隻。

「余小開，我聽到你的抱怨了。」

說人人到，討厭的聲音出現在教室口，林海堯連頭也懶得回，余曜文倒是嚇得臉色發白。

「沒、沒有啦！我不是在抱怨老大……啊！皓皓也來啦？」

皓皓？！這是什麼可怕的綽號？

林海堯不禁回頭看本尊，沒想到是個瘦瘦高高的男生，正對他報以靦腆的微笑。

余曜文低聲解釋，「是老大硬要這樣叫他的，久了就習慣了。」

這番解釋讓林海堯越來越擔心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。

果然，向峰已自作主張開口介紹他。「皓皓，他就是小不點。」

超級討厭這樣的開場白，林海堯狠狠瞪了向峰一眼，看來，瞪這個傢伙快要變成他每天的例行工作了。

而向峰倒是從容迎向他的目光，絲毫不把他的恐嚇放在眼裡，氣得林海堯直想撲過去打人。

但衡量自己的能耐之後，他還是決定打起精神，向同樣被任性野獸亂取綽號的同伴自我介紹。

「我叫林海堯，歷史系一年級。」

「你好，我的本名叫江承皓，觀光二，是小開的同學。」

「咦？小開說他有一位很會拍照的同學也是社員……難道那張海報就是你拍的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江承皓又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，林海堯不禁覺得這個學長真是可愛，但更令人佩服的是，竟然擁有可以把野獸拍得人模人樣的技術。

不過對於上當受騙的他而言，這樣的技術實在缺乏職業道德。

當他還在哀歎遇到詐騙集團成員的時候，又有人來了。

「抱歉，我遲到了，因為今天晚上要表演，所以團練的時間延長了。」

道歉的聲音相當好聽，且聲音的主人雖然個子不高，但長相卻十分俊秀，叫林海堯看呆了，拚命地想要指出對方可能是某個藝人。

似乎已經習慣他人的目光在臉上停留，對方還是有禮貌的開了口。「你應該就是海堯了吧！我姓夏，叫我 Summer 就可以了。」

「啊，好……請多指教。」

「Summer，你今晚幾點表演啊？我們去幫你衝人氣。」

「社長，你想來就來，我們算是小有名氣的樂團，不需要衝人氣。」

看其他人聊了起來，余曜文又開始應用個人情報網，對林海堯咬耳朵。「其實啊……他叫夏捷，敏捷的捷，所以他不准我們叫他本名。」

聞言，林海堯感慨，Summer 一定是因為名字聽起來像知名的暴君「夏桀」，從小就不斷遭人戲弄吧。

但是，見過這幾位社員之後，他不由得感到慶幸，雖然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性格，卻相當友善親切，當然，除了向峰以外。

小開、社長、皓皓、Summer……在心中默記一遍目前認識的社員後，他對其他還沒到的成員越來越抱以期望，希望大家都是很好相處的人。

然而，卻見身為隊長的向峰隨性的伸了伸懶腰，接著以不算宏亮卻清晰的嗓音向教室裡的社員們宣佈，「既然全員到齊了，就開始練球吧！」

到齊？！

林海堯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。小開不是說他們是有名的排球隊嗎？但是，這間教室裡除了自己以外，人數用五根手指頭就算完了，加上他也不過剛好湊成一隊六個人。

感覺到他錯愕的視線，向峰對於他的反應先是感到疑惑，但很快的會過意來，隨即轉頭冷冷的望向余曜文。

可憐的余曜文被嚇得連忙低下頭，一句話也不敢說。

「余小開。」

向峰一開口，在場的人幾乎可以感覺到余曜文也跟著顫抖。

「今天你跟新社員一起當值日生，順便跟他『好好介紹』我們隊裡的狀況，聽到了沒？」

「是。」

看余曜文垂頭喪氣的樣子，林海堯對於自己的復出之路，莫名開始感到擔憂。

「其實呢，我們社團還有一位經理，是中文系的美女喔！不過她偶爾才會出現……」

看到林海堯的表情擺明寫著「說重點」，余曜文無奈的歎口氣。

「好啦！我們社團到去年，的確算是小有名氣，我入社的時候，少說也有二、三十個社員。」

說到這，林海堯想起社辦門口那所剩無幾的照片，還有門板殘留的雙面膠痕跡，看起來的確像風光過，但現在似乎滿淒涼的。

「你看我們社辦就知道，哪個社團能分配到這麼大的教室當社辦，還有球車、護具……甚至球衣都由學校補助。你看！我們甚至有社員專用的淋浴間。」

的確，林海堯想起以前參加校隊時也沒受到這種禮遇。

一邊聽余曜文回憶過去的輝煌歷史，兩人一邊動手將社辦教室內的球和球網放進球車，推著車子往室內球場走去。

「我們的比賽成績一直都很好，也常常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比賽，有時會去打地區性的排球盃，每次比賽都有很多人來加油，雖然大多是來看社長和隊長，有時候

還有 Summer 的粉絲，其他學長也會有朋友來看，熱鬧得很！可是……」

長歎了一口氣，余曜文的表情顯得有些黯淡。

「可是，學校去年開始招收體育保送生，你知道的，那些人是因為有體育專長才保送大學就讀，程度當然跟我們這些非正規訓練出身的人不同，而學校也計畫以這些人為中心組成校隊，這是我剛加入排球社的事，當時社裡一片騷動，有許多人都想要到校隊去。」

「那不是很好嗎？有人在校隊學習磨練，還可以回來教社裡的其他成員。」

「事情沒這麼簡單。」

走進球場，其他四個人已經繞著球場跑完步，開始做熱身操，身為值日生的兩人只能苦哈哈的開始架網，余曜文說話的聲音也降低了。

「校隊的教練認為，既然要成為校隊，就不能再參加其他社團，尤其是體育性社團，不但會佔去球員時間、讓球員分心，萬一在社團活動時受傷就無法參加校隊練習，最後，畢竟校隊才是真正的學校代表，所以社內大多數人都動搖了。」

雖然無奈，但林海堯不得不承認，教練的說法也不無道理。

「上學期還好，但是到了下學期，連阿綸學長也打算到校隊去。」

「阿綸學長？他是……」

「阿綸學長是我們以前的舉球員，老大和社長是主力攻擊手，社長長得高，只要阿綸學長可以穩穩地把球托高，社長幾乎都能順利攻擊得分，反觀老大沒有身高優勢，所以勤練快攻，更需要阿綸學長這樣優秀的舉球員配合，而且他和老大的默契一向很好，加上老大又是『練習型球員』……」

林海堯露出理解的苦笑。所謂「練習型球員」，顧名思義就是練習時很強，偏偏一到了正式比賽，就容易因為過度緊張而崩潰，更需要默契好的舉球員配合。

「當時誰要走老大都不聞不問，也不在意，但阿綸學長的出走，卻讓老大十分生氣，當時他倆差點在社辦打起來，最後不歡而散。」

誰不想成為強者的夥伴？體育保送生的素質和球技，不是玩票性質的社團可以比擬的，何況，成為學校真正的代表，也是強者的象徵。

雖然林海堯認為出走確實很合理，但是一起奮鬥了這麼久的夥伴，又是最能信賴的搭檔，絲毫不顧情誼說走就走，他可以體會向峰當時憤怒的心情。

就像被信任的人，狠狠背叛。

「阿綸學長走了以後，老大整個人就像垮了一半，後來社團成員退的退、走的走，也只剩下十來人，到學期結束，只剩下我們幾個，雖然老大嘴上不說，可是阿綸學長的出走，對他而言……」

「余小開，你摸魚摸完了沒！」

從球場上傳來向峰不怒而威的低吼，剛還在爆他料的余曜文，頓時如石化般僵硬。

「我、我沒有在摸魚啦！」

「去跑五圈熱身，然後做跑動練習，小不點，你也去。」

「知道啦。」

沒好氣地應了一聲，雖然林海堯很想知道下文，但余曜文明顯害怕兩人的談話會

被大魔頭聽到，不敢再多說些什麼。

於是，兩人只是默默做完功課，回到其他四個人面前，很快地，身為隊長的向峰又下了指示。

「既然你們兩個剛才沒做到基本練習，現在來玩接發球遊戲。」

他臉上掛著冷笑，一副等著看好戲的樣子，其他成員雖然面露同情之色，最後還是沒有人開口，不打算插手隊長的指令。

林海堯不明白這陣詭異的沉默是什麼意思，也不打算深究，不過就是一個人接發球嘛，有什麼難的？

只不過……10分鐘之後，他開始對於自己過於樂觀的態度感到後悔。

「余小開，你給我再認真點發，不然你就等著瞧！」

向峰的怒吼從場邊傳來，站在發球線後的余曜文苦著一張臉，而另一個站在對場中央等著接球的林海堯，已經累得快要倒下。

排球是六個人的活動，注重分工合作，每個人有各自固守的區域位置，依靠默契做靈活攻防與相互配合。

但現在，偌大的場地只有林海堯一個人包辦所有位置的接發球，雖然余曜文已經擺明將發球力道減輕，並且盡量將球發高，讓林海堯有時間準備移動，而他也幾乎每一球都能接到網前的指定位置，但不固定位置的發球，還是讓他跑到全身無力。

何況，他已經一年多沒有碰過排球了。

「阿峰，這樣有點太操了……」

徐匯森忍不住出言提醒，但向峰的態度仍相當強硬。

「如果余小開再繼續放水，我們就繼續等！」

聞言余曜文無奈地歎口氣，做了個深呼吸，原本的苦瓜臉，被之前沒有的認真神色取代，向等待接球的林海堯喊了一聲「發球」。

連出聲回應的力量都沒有，林海堯屏氣凝神地注視著他的每一個動作，現場霎時丕變的氣氛，讓他察覺到這一次難過關了。

余曜文拋起藍黃相間的球，快速地揮臂擊球，只見藍黃交融的色彩迅速地朝林海堯直撲而來，正當他伸出雙臂準備接球時，那絢爛的彩影卻突然轉向右後方，往上飛去。

「是漂浮球！」

使盡最後一絲力氣，他轉身追逐即將落地的球，連哀歎來不及的時間都沒有，憑著直覺，奮力伸直雙臂，猛地向前一撲。

「砰！」

扎實的碰撞聲響起，感覺手上確實有接觸到球的真實感，林海堯在地上翻轉一圈減輕撞擊地面的衝擊後，急忙張望球的去向。

然而，他一直不斷追逐著的球，最後還是落入佇立在場邊的向峰手中，而非預期的網前位置。

「可惡！」

眼看努力全都付諸流水，渾身的力量也隨著最後一撲而耗盡，林海堯自暴自棄地躺在地上。

雖然確實有接到球，最終還是功虧一簣的結果，讓他非常懊惱。

「喂！小不點，還活著嗎？」

沒禮貌的野獸，離我遠一點！不要來嘲笑我。

「你還好嗎？有沒有受傷？要不要去醫護室？」

小開，你好吵，雖然你的漂浮球密技很強，可是我開始討厭你了。

「海堯，看不出來你還滿行的嘛。」

Summer 的聲音好好聽喔。

「看來我們多了個不得了的新成員。」

嗯？！難道社長在稱讚我嗎？

透過指縫的光線，林海堯看到一隻手向他伸了過來，他也下意識伸出手，一股力量立即將他從冰冷的地板拉起。

當他才剛站穩，許多隻手就開始在他頭上毫不留情的搓揉著。

「你真了不起耶！」

「除了 Summer，很少有人可以接到小開的發球喔！不簡單。」

穿過重重手海，林海堯努力想要看清目前的狀況。

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江承皓可愛的笑容，此外，除了向峰還是面無表情，每個人臉上也都浮現出佩服的神情。

不知不覺，他也露出笑容回應，當他發覺到的時候，才想起自己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。

球撞擊到肌膚時的充實感、在汗水中喘息、為了失敗而懊惱，再為了接到精采的一球而雀躍，享受被大家稱讚的成就感……

有人說，排球是種自虐的運動，但他差點就忘了，自己有多麼沉迷於這種全身受到衝擊與震盪的滿足感。

如今，他找回來了。

「累死我了！」一回到家，林海堯立刻倒在床上，無法動彈。

雖然知道應該要去洗個澡，但是他一點也不想動。

「早知道社辦有淋浴間，就可以在那邊洗了嘛，唉……」

沒有帶換洗衣物的他，只能羨慕地看著大家走進淋浴間，痛快洗去一身污垢和疲憊。

所以，個個洗得香噴噴的隊員們，又結伴去看 Summer 的 Live Band 表演了。

「不公平！我也想去啦……好痛！」

太久沒打球就激烈運動的下場——不只手臂紅腫，四肢、肩膀……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痛的，罪魁禍首就是那個狂操他的冷血隊長。

「排球果真是自虐的運動，還是趕快去洗澡吧。」

當熱水潑灑在疲憊的身軀上，林海堯感覺到身體終於又活了過來，只是……新開

的沐浴乳，味道怎麼怪怪的？雖然是熟悉的甜香味，不過也太香了吧。

「這是什麼味道？老媽八成又亂買了，把採買工作交給她，果然是錯誤的決定……」

抱怨歸抱怨，沒有選擇的時候還是得用。

洗完澡之後精神果然好多了，跨出了水氣氤氳的浴室，他滿足地伸展四肢，朝客廳走去。現在這個時間好像有轉播高中排球聯賽。

「哈囉！水蜜桃，你洗好澡啦？」

對喔！原來沐浴乳的味道是水蜜桃嘛！咦咦？

林海堯像看到什麼怪物一樣，瞪大了眼望著蹣跚坐在客廳的向峰。

「你怎麼回來了？你不是去看 Summer 的……」

「我想睡覺。」

「啊？」又來了，林海堯心中嘟囔。這個傢伙還真是不合群！

「喂！小不點，有正事跟你說，過來坐。」

像是招喚小貓小狗似的，向峰拍了拍身旁的沙發，林海堯雖然想要拒絕，但對方臉上難得露出正經的神情，最後他還是順從地走過去，在離向峰一段距離外的沙發上坐下。

「幹麼？」

「以後你就當舉球員吧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

擦拭頭髮的毛巾從手中滑落，林海堯怔怔地望著向峰，只見對方氣定神閒地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。

林海堯猛地站起身來，說話的音調也忍不住變得激昂，只差沒有大吼出聲。

「你不要隨隨便便就決定我的位置好嗎？你以為是決定晚餐要吃什麼喔！今天晚餐要吃什麼呢？就吃牛肉麵好了……什麼玩意兒啊！」

自導自演了一段之後，發覺自己很可笑的林海堯，花了很多心力才恢復平靜，沒想到，向峰依舊輕描淡寫的敷衍他激動的反應。

「喔？你晚餐想吃牛肉麵。」

「你少給我裝傻了！」

好不容易壓制的怒火又輕易被挑起，林海堯必須握緊了拳，才能抑制當場發飆的衝動。

「拜託你也替我想想好嗎？這可是關乎我未來四年努力的方向，你一句話就突然要我推翻之前苦練的攻擊，從頭開始練舉球，怎麼可能啊？更何況，這麼重要的事情不應該是由你擅自決定的吧！」

「這並不是我擅自決定的。總之，你的意思就是不願意嘍？」

向峰懶洋洋的語氣，讓林海堯更加火冒三丈。

「沒錯！我、不、要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不會啊，我剛不是說過了嗎？我根本沒練過舉球。」

「那就練啊。」

「哪有說練就練得好的啊？」

「我也是上大學才開始打排球，有什麼難的？」

「好啦，是你天資聰穎。」林海堯狠狠白了他一眼。「我根本沒有當過舉球員，更何況，舉球員不是我……」

不是我想要的位置。

話已到嘴邊，林海堯還是硬生生吞回去，他可不想明顯表示對這個角色興趣缺缺，雖然對舉球員而言是種冒犯，他也承認擔任舉球員不是容易的任務，但他就是不想擔任球隊裡的「配角」。

比起舉球員，他更嚮往擔負得分責任的攻擊手。

「我和匯森討論過。」不知到底有沒有察覺林海堯「不願意接受」的訊息，向峰我行我素地說下去。「我們都覺得你很有擔任舉球員的潛力，你的機動性夠、基本動作穩定，而且很有場地感，處理球的經驗也比較多，這個位置非你莫屬。」非我莫屬嗎？

這是林海堯第一次從野獸口中聽到認同的話。

「對我而言，排球隊的重心不是攻擊手，而是舉球員。」

向峰令人匪夷所思的發言，將林海堯飄遠的思緒拉回，他皺起眉，強烈懷疑對方只是為了勸他接受這個位置而說謊。

「你沒說錯吧？舉球員怎麼會是球隊的重心？」

「沒有好的舉球員，攻擊手再優秀也是枉然，攻擊前的每一球都必須先經過舉球員處理，舉球員主導了每一次攻擊的節奏和風格，換句話說，舉球員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。」

「也許你說的沒錯。」林海堯無法否認自己的確動搖了，然而，低頭看著空無一物的掌心，又開始猶豫不決。「可是……如果要透過別人的手才能定勝負，我無法安心，也不確定自己的努力能得到回報。」

「如果你擔心的是這種事情，那就更容易解決了。」

看向峰一派輕鬆地從沙發站起身來，他感到困惑不已。

「你說容易解決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因為你的攻擊手是我，還有什麼好擔心的？」向峰大大伸了個懶腰，就連說起大話，也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。「只要你能配合得上我，我就能運用你給我的球得分，順利贏得比賽，這還不容易嗎？」

「這才是最令人擔心的事情吧！贏球哪有這麼容易啊？」不明白他的自信從哪來的，林海堯只覺得困擾。「姑且不論你是不是真的有那樣的實力，我甚至不覺得自己可以勝任舉球員的工作。」

「要你接觸完全新的角色，剛開始的確相當困難，可是，我剛也說過了，我們都覺得你可以勝任，才會把這個工作交給你，如果你不相信自己，就試著相信我們！」

「我真的可以嗎？你們沒有看錯人……好痛！」



被向峰狠狠地彈了一記額頭，林海堯疼得大叫。

「喂！你幹麼啦？」

「知道痛就給我記得，當你懷疑自己的時候，就提醒自己還有人倚賴你、相信你，我們絕對不會找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人擔任這個位置，還是說，你覺得可以讓小開那個噴球王來當舉球員？」

「咦？這樣說太奸詐了！」林海堯不服氣地提出抗議，向峰明知道沒有人會同意這種安排，卻逼他親口說出抉擇。

一看他揚起手，以為又要被彈額頭，林海堯趕緊抬手防禦，沒想到對方卻一把抓上他的頭，揉亂他洗完澡後亂翹的短髮，惹得他哇哇大叫。

「你做什麼？不要一直鬧我！」

「你給我聽好了，無論是身為隊友，還是身為一個攻擊手，我都需要你，而且是非你不可，懂了嗎？」

雖然忙著抵抗向峰的騷擾，但「需要」這樣一個動聽的字眼，還是清楚的傳進林海堯耳裡。

在那一瞬間，他確實感覺到內心深處有什麼東西被撼動了，難以言喻的悸動開始剝除他的堅持。

「那麼……小不點，你的答案呢？」

Crescent